

湖边秋夜

倪章荣

夕阳正在沉入湖底，轻风捎带着初秋夜晚的内容在湖畔不慌不忙溜达，树上鸟雀的缠绵遮遮掩掩，满地的野花草默不吱声，只有湖面碧波万顷，野鸭抓住所剩无几的阳光在湖面上自由散漫地胡闹……

没有条理地行走，在湖的边沿。走着走着，鸟声突然停息，野花不再露脸，湖面开始模糊，湖风不紧不慢地将寂寞和孤独吹上心头。人总是有无尽的烦恼和忧愁，有时候，你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排解，甚至找不到一个倾诉的对象。

一条乌黑的狗突然窜到身边，向我摇尾示好。狗不大不小，很普通，与我小时候在乡下常见到的那些狗没有任何区别。我与它并不认识，它却一个劲地与我套近乎，又是用嘴扯我的裤脚，又是在我的身边打滚撒欢，暮色下的双眼闪动着乞求的光。显然，这是一条被主人遗弃的狗。不少的狗看上去凶，咬人追耗子，其实它们内心十分脆弱，时时处于惊恐不安状态。我家曾经养过狗，我了解这种动物。自从进入大都市之后，我对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上的狗便多了一些怜悯，不再豢养它们，甚至不愿看到它们，看到狗便容易陡生很多联想。

湖畔的灯突然亮了，湖边的世界变得喧哗与斑斓。绕湖大道上挤满了人，骑车的，跑步的，成双成对的，拖儿带女的，你追我赶的，独自踟蹰的……人们很快乐，而我却有些孤独。

我在临水的湖边坐下来，脱下鞋，将双脚伸进湖水里。水把凉意慷慨大方地传递给我。经过了长时间的高温炙烤之后，清凉的感觉真好。黑狗趴在离我大约五米远的草丛里，似乎也在享受这湖畔的美景与晚风的美意。有小虾嘬咬我的脚趾，痒痒的，有点难受。我把双脚踢出湖面，湖水溅到我身上，好舒服。我用手抹去脸上的水珠，看到清澈的湖水下圆润的卵石和游动的生物——应该是鱼虾吧，有鱼跃出水面，弄出很大的动静，波浪在轻轻摇晃我的双腿……湖水在诱惑着我，我想也没想便走进水里，正要弯腰用手去撩水的一刹那，黑狗腾空而起，准确地咬住我的上衣，拼命地将我往岸上拽。狗的力量不足以阻止我，然而，我自己及时停止了弯腰撩水——我被狗感动了，我要给这条刚刚认识的狗一个机会。我抚摸着狗的扁平的头和狗的身子，狗似乎还处于惊恐状态中，它睁大眼睛望着我，“汪汪汪”地叫，声音很小，却很动听。我拍了拍狗的头，小声说，小黑，我只是想在湖水里站一站。狗似乎听懂了又似乎没有，它不再叫唤，却仍然用嘴牢牢咬住我的上衣。我用双手为黑狗搓洗身子，黑狗终于不再紧张，松开了紧咬住衣服的嘴。

波浪在风的协助下不停地在我身边晃荡、推搡，似有人在我醉酒时试图摇醒我一般。摇得对岸的广场上和身后的马路边广场舞的歌声嘹亮起来。我回过头，看到不远处有一个老头推着轮椅，在那里默默注视着我們。

很久没有在河滩池塘里与水亲近了，此刻的我，站在水中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，乃至衣服都湿了。夜风吹来，有点冷。

穿件衣服吧，莫感冒了。有人从身后往我身上披衣服。我转过头，发现是小区负责清理垃圾的老人，他身边是一张轮椅，轮椅上坐着的那个老太婆应该是他的妻子吧？老人姓什么我不知道。经常见他低着头老黄牛一般地拖着垃圾离开，偶尔，我会向他打个招呼。

我问老人，你经常到湖边来吗？他回答，来啦。差不多天天来。不热不冷的时候，我和老伴来，太热太冷的时候，我一个人来。天天来啊？我十分惊讶。

这湖边多好，转几转，吹吹湖风，看看夜景，大家乐呵，我也会乐起来。

真没想到，快乐是可以传染的。老人与我分开了，他住在湖那边。我要把衣服还给他，他说，明天给我吧，现在拿下来会感冒的。

黑狗跟着我走进了小区。我以为它会跟我上楼，如果那样的话，不妨把它收养，是条有心有肺的好狗呢，不知为何还是遭到遗弃？黑狗在电梯口停下了，我向它招手，示意它跟我上去，它向我摇了摇尾巴，走了。我没有去追它，我有理由相信，它还会找我。

头脑里突然有了一种叫做亢奋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已经离开我很久了。

二婶开直播

刘芳

“你二婶在开直播咧！快点去看看咯！”电话那头，我妈笑得很大声。

六十多岁的农村老太开直播，确实算村里的大新闻。我立即点进二婶的直播间。“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，大家都来看看我们农村的风景啊！这是我家的院子，这旁边刚种了点芹菜，那边是红薯，就是做红薯粉丝的原料咧！有没有人想知道红薯粉怎么做的？想知道的宝宝们都来评论区打个1啊……”直播间里的二婶，操着一口带长沙塑城腔调的“塑料”普通话，虔诚又激情地讲述农村新鲜事。农村最常见的花花草草、瓜果蔬菜，一个个仿佛变成了主播提词器，给了二婶源源不断的话题灵感。

看得出来，二婶为这场直播做了不少准备工作：精心梳理过的头发，鼻梁上多了一副精致的金丝边老花眼镜，嘴巴还浅涂了一点口红，加上了美颜滤镜，二婶仿佛一下子年轻了十多岁。只是第一次面对镜头，二婶有些紧张，时不时低头看台词，说话还有点结巴。

我挺喜欢二婶。她做事麻利爽快，田间菜园里的活都拿得下，对人也总是笑脸盈盈，更重要的是二婶有主见，心里能装事儿。十年前，堂哥堂弟先后上高中，二婶瞅着家里收入拮据，拽着二叔就往长沙奔，四处打工。攒下几年工资后，二叔回来建了栋二层楼房带菜园小院。后来乡村建设越来越好，烂泥巴路变成通家到户的水泥路，堂哥毕业后买车跑起了运输。一家人干劲十足，二婶家日子越过越红火，两个儿子都在城里买房成了家。

堂兄曾劝说二婶住到城里，可二婶很固执，她说乡下空气好，能养鸡鸭能种菜，她要守着家里这一亩二分地。这片熟悉的土地，浸润着二叔二婶奋斗半生的点点滴滴，每天推开门，青山绿水尽收眼底，二婶心里无比踏实。

勤快的二婶把菜园打理得郁郁葱葱，儿子儿媳一回来，车后备厢总被各种蔬菜坛子菜塞得满满。三年前堂哥嫂子生了小孩，孩子一岁后，媳妇要上班，二婶把带孙子的任务接过来。二婶是个与时俱进的奶奶，为了把孙子带好，她特地换了智能手机，有时刷抖音看怎么科学带孩子，有时教小孙子跟着视频里音乐节奏跳舞。二婶的手机玩得越来越顺溜，还把孙子的生活日常拍成视频发在抖音和朋友圈，我们都给二婶点赞。

视频里音乐节奏跳舞。二婶的手机玩得越来越顺溜，还把孙子的生活日常拍成视频发在抖音和朋友圈，我们都给二婶点赞。

今年九月，孙子上幼儿园，二婶的任务告一段落。闲不住的二婶不顾儿子的意见，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她的创业计划：抖音直播。

我刚听到这个消息，还是蛮惊讶的。之前二婶就跟我打听过怎么开直播，我还跟她开玩笑，说她是农村老太太想当网红。这些年，互联网经济飞速发展，许多传统销售也纷纷转型，对于农村来说“直播带货”确实蕴含着无限活力和巨大市场。像我们老家隔壁的团山湖村，早就为村里青年举办过多场“直播带货”电商创业培训，想方设法为本土产业发展积蓄力量，为共同富裕拓开新路子。我没想到，二婶这一次竟走在了年轻人的前面。

正式开播的当天，二婶早早地给我发信息提醒，再三交代我怎么关注她的账号、给她点赞、刷评论、亮粉丝灯牌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才是那个六零后的农村老太太咧。

到了晚上，我下班刚到家，二婶又给我打来电话，要我帮她“复盘分析”，还有怎么拉流量、怎么让粉丝驻留，她的术语竟然用得非常专业，头头是道，最后还给我安排了一个任务：整理一套直播间话术文案发给她。

从此，二婶坚持每天准时开播。后来堂哥告诉我，为了开直播，二婶认真听了一个月的直播视频课，直播要点抄了一大本。看这架势，我觉得二婶离成为网红真不远了。

周末，我带着一丝期待赶回娘家，天空那么深邃明净，蓝得像刚被弯弯的八曲河水洗过。一路上，流水潺潺，秋风和煦，秋阳温暖，成片成片金黄的稻田像堆满了温顺的谷子，只等人装回去。我来到二婶家，二婶拿着手机正炫耀她那树沉甸甸黄灿灿的蜜橘。直等到下播，二婶才和我聊起她的创业大计。

“我现在粉丝快三千了，前两天有次直播在线人数差点就上了两百！”二婶的口才是越来越好，讲得激情四溢：“网络这么发达，只要一部手机一个支架，我对方法肯干，在家还能挣钱，这种好事谁不想呢！以后我还打算做直播带货！你看你妈妈做的酸枣片，有掺一点假，只要直播间一摆，保证就会卖光！”

自小开始，对于花草我总心怀喜爱，喜欢这些植物蓬勃向上的生命朝气，传递着美好且淳朴的自然气息。而享有“花中四君子”美誉之一的兰花，则是我最为钟情的花卉。伊始，嗅我深深着迷的是它的花语，蕴含高洁淡泊的品行及深邃隽永的魅力。

兰花的花期遍及一年四季，早春开花的有春兰，夏季绽放的有建兰，到了秋末冬初之际则有寒兰……植株的兰花姿态俊朗清逸，气宇轩昂，纤长的碧叶错落有致，刚柔并济，待它蓓蕾初绽时，花瓣柔俏丽高雅，超凡脱俗，有着小家碧玉般的清秀与素净，携带清新隽婉的韵味，令人驻足流连。

兰花，一种风格独特的绿植，它没有牡丹的雍容富贵，亦缺乏芙蓉的明艳妩媚，其不与百花争妍，不沽名钓誉，甘于默默无闻，安之若素，只为保持那份天然的本真之美。明朝孙克弘《兰花》云：“空谷有佳人，倏然抱幽独。东风时拂之，香气远弥馥。”兰花就是拥有这般的风范，它们往往远离都市的喧嚣与嘈杂，身居于幽谷和林壑之中，唯与山石草木为伍，与世无争，束身自好，静赏清风明月，清幽傲然地绽放，只留几缕缭绕不绝的馨香弥漫于乡野之间。

一位作家说：“兰花由于尊贵、美丽的气质，给人一种‘贵气’的印象，人们常会误以为兰花很贵的，其实不然，一盆兰花大约只是一束玫瑰的价钱，玫瑰花只有三四天的生命，兰花却可以在枝头放整个季节，凋谢了之后，隔年还会再开。”或许这就是兰花的品质，谦逊淡泊，低调内敛，恰如谦谦君子般不同流俗，也正由于此，其迎合了人们对于事物的审美观，故而这株古老而神秘的花卉，就这样在悠悠历史的长河里占据一席的位置，成为历代文人墨客们钦慕和吟咏的对象。

多年以来，我都十分欣赏《和兰花在一起》这首乐曲，想必这是专门为兰花而作。整首音乐曲风婉转悠扬，旋律行云如水，每每聆听此曲，我闭目凝神，任凭思绪纷纷徜徉。在这会儿，天地间仿佛只有音乐缓缓地流淌，而我希冀，但愿自己就是旷野里那朵恬淡的兰，吐露芬芳，风度翩翩，以最美丽的姿态，最优化的韵致，展现着生命的还淳返朴与从容不迫。

再往前走，穿过一条相对宽敞一点的街道，还有一条小路，走得久了，爷爷奶奶显得有些疲惫，于是我们没再往前继续。记忆里，依稀记得拐弯，右边有个家具城，以前是超市，奶奶接我放学时总会顺便给我买点零食，薄脆饼干是我的最爱。后来它变成了一个家具城，不知道现在又变成了什么。左边有一家小商店，阿姨很亲切，自己做的辣椒酱配上烤肠和烤鱼丸特别好吃，她总是招呼着给我看最新到的明星海报、明信片 and 卡贴。小学毕业的那一天，我和小伙伴照常去了那个小商店，阿姨说不知道啥时候会再见了，走之前送给我一套印着明星照片的本子，祝我们毕业快乐。那之后，真的没再见过面了。

天色渐渐暗了，我静静地跟着爷爷奶奶，慢慢走往家的方向。爷爷双手背在身后，奶奶一边走一边和爷爷说着以前的事和新的变化，“沙、沙”的脚步声在安静的小路上缓慢而有节奏的响着。路灯突然亮了起来，三个晃动的影子愈来愈明显，晚风从树叶的间隙穿过，带着些泥土的味道，吹起我的发丝……

我迎着风，微微眯起了眼睛。原来，时间过得这么快呢，仿佛还是昨天的事情，一眨眼却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。那些从我们生命里退场的人，那些正在慢慢老去的故事，都会永远地上演在脑海里。

有时候，我希望我是个卖猪肉的，或者和那个卖牛羊肉、喝二锅头的小伙一样，更懂人间冷暖，更加乐得自在。

老去的故事

彭文怡

好不容易回了趟家，今天天气看起来不错，不骄也不躁，还有恰到好处微风。现在的我生活不再像以前那般紧张，可是待在家的时间却也越来越少，于是，晚饭过后便决定陪着爷爷、奶奶出去散步。他们的身体也不如从前了，一步一步走得很慢，他们喜欢绕开大马路，去走那些他们年轻时经常走过的路，或许因为这些路上会碰见更多的熟人，也或许因为这些老路更能感受到岁月与时光。

不知不觉，就绕上了我读小学时上学放学的路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当初那个坐在爷爷红黑色单车后座吹风的孩子，转眼间，就长成一个个能独当一面的大人了。而这条小路，在时间的冲刷下，似乎变了一些，又似乎还是那个样子。

小路依旧是那么的狭窄弯曲，只是路面已经变得平整了许多；路边仍是杂草丛生，但是没有了肆意盘旋的牵牛花和丝瓜花；老邮政局还在那，不过关上了门，立上了以前没有的招牌；新修了一栋挺大的别墅，不过以前的那栋房子还以原貌呆在那里。爷爷伸出手，指着田间，说从前那里有一口水塘，你还记得不？我摇摇头，不记得了。原来的水沟被填上了，墙上的涂鸦被刷掉了，路过陈旧墙壁时，下意识寻找小时候顽皮贴在墙上的阿狸贴纸，也没有了。

这段下坡的小路一到暴雨天就不得了，混着泥土的黄水一路淌下。我依然记得那场大雨，爷爷挽起裤脚，背着年幼的我一步一步踏过这已经看不见路的混沌泥水，黄色的泥水没过了爷爷的膝盖，我趴在他的背上，看见旁边的男孩整个自行车都淹进了水里，露出半个身子努力地拽动着单车。爷爷停了下来，让他跟着我们，这样至少可以分辨哪一块地儿是路，哪一块地儿是泥土。我不知道如今的这小路是否依旧会被暴雨淹没，但当年每天经过这条小路的人大概都记得“一下雨就遭殃”吧。

再往前走，穿过一条相对宽敞一点的街道，还有一条小路，走得久了，爷爷奶奶显得有些疲惫，于是我们没再往前继续。记忆里，依稀记得拐弯，右边有个家具城，以前是超市，奶奶接我放学时总会顺便给我买点零食，薄脆饼干是我的最爱。后来它变成了一个家具城，不知道现在又变成了什么。左边有一家小商店，阿姨很亲切，自己做的辣椒酱配上烤肠和烤鱼丸特别好吃，她总是招呼着给我看最新到的明星海报、明信片和卡贴。小学毕业的那一天，我和小伙伴照常去了那个小商店，阿姨说不知道啥时候会再见了，走之前送给我一套印着明星照片的本子，祝我们毕业快乐。那之后，真的没再见过面了。

天色渐渐暗了，我静静地跟着爷爷奶奶，慢慢走往家的方向。爷爷双手背在身后，奶奶一边走一边和爷爷说着以前的事和新的变化，“沙、沙”的脚步声在安静的小路上缓慢而有节奏的响着。路灯突然亮了起来，三个晃动的影子愈来愈明显，晚风从树叶的间隙穿过，带着些泥土的味道，吹起我的发丝……

我迎着风，微微眯起了眼睛。原来，时间过得这么快呢，仿佛还是昨天的事情，一眨眼却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。那些从我们生命里退场的人，那些正在慢慢老去的故事，都会永远地上演在脑海里。

蓦然回首

吴志立供图

